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清人笔记随录

来新夏 著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清人笔记随录

来新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人笔记随录:附《清人笔记中社会经济史料辑录》
来新夏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5(2008.4 重印)
ISBN 978 - 7 - 101 - 04241 - 2

I . 清… II . 来… III . 笔记 - 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 Z4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6355 号

责任编辑:崔文印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清人笔记随录

来新夏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毫米 1/32·22 印张·1 插页·502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2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 - 5500 册 定价:46.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4241 - 2/K · 180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编委会

主 任

李文海

委 员

龚书铎 王思治 杨 珍 夏明方



本书作者来新夏先生近照

淹博聞。

觀此記述，則《板橋雜記》乃余懷僑記金陵曲院舊況，以寄故國之思而作。其有序尤明言其首攝：

少長弟平之世，偶為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詠，

顧盼有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雙柑相看，龍眉互

引，余亦自翹為平安社書記也。歲華以來，時移物換，十

年舊夢依稀，揚州一片歡場，鞠為茂草。紅牙碧串，妙舞

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賸曉，湘簾曉暮，不可得而見

也。名花臨草，錦瑟原田，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蒼

海油眼，樓館報友，美人塵土，感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

(20行×22字=390字)

中華書局
圖書印書館

000917

《余懷傳》云：

余懷字澹心，一字廣霞，又字無懷，別號髮持老人。

莆田人。流寓金陵，徵歌選曲，儼如年少。閨唱之所以亡

者，《板橋雜記》，痛載亡國之俗，自比《夢華錄》。作

《金陵懷古六十詠》，始舊內，終大本堂，皆有所寄託，

王士禛以為不減劉賓客。周亮工、陳維禔序之。與杜濬、

白夢鼎齊名，時號余杜白。後隱居吳中，徜徉支硎靈巖間

年。長洲尤侗弔之曰：處得人呼余杜白，夜台同笑竟人碑

。庶壯白布諸塗名，寓三人姓也。所著有《味外軒揚》、

《曼翁文集》、《秋雪詞》、《研山草堂詩》。子賓碩以

《研究丛刊》总序

李文海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它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译著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

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如人意,除了其它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历史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作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 and 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为新编的清史包涵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订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说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陈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

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政治前提外,唯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份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

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清代学术概论》)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么,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的成败,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2003年8月8日

序 言

1

戴 逸

尽多日之力，我匆匆地读了来新夏先生的新作《清人笔记随录》，它将我引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知识境界，大则国计民生，军政要事，典章制度以及经史议论，科场掌故，风土人情，园林佳胜，里巷习俗，世态炎凉，直到谈狐说鬼，脂粉灵怪，因果报应。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毕呈于眼前，绘声绘色，光怪陆离，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我以前也读过不少笔记，但从来没有这样一下子集中接触到如此巨大的数量。来新夏先生此书著录的笔记作者有一百四十余人，有的作者所写笔记有两三种，甚至五六种之多，因此全书谈到的笔记总数达二百余种。清代笔记数量很多，二百种远未囊括清代

所有的笔记,但数量已是洋洋大观,可称是清代笔记的渊海。

笔记在我国古代著作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传统书籍的分类中并无笔记一类,因其内容庞杂,界划不清,经史子集,不知分属何类。有的笔记入杂史类,如冯甦《见闻随笔》、杨捷《平闽记》,《四库全书》皆入于史部杂史类;有的笔记可入地理类,如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吴绮《岭南风物记》、方式济《龙沙纪略》、厉鹗《东城杂记》,《四库全书》皆入于史部地理类;有的笔记可入儒家类,如程大纯《笔记》、范尔梅《读书小记》,《四库全书》入于子部儒家类;有的可入小说家类,如王晔《新世说》、钮琇《觚觚》、吴陈琬《旷园杂志》,《四库全书》皆入子部小说家类。更多的笔记则归于杂家类。笔记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内容杂,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凡无法按内容界划分类的,都可以归进子部杂家类。因此,我们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笔记”,如:顾炎武《日知录》、姜宸英《湛园札记》、王士禛《居易录》、《分甘余话》、张贞生《唾余随录》、张文炳《公余笔记》、高士奇《天禄识余》、徐昂发《畏垒笔记》、谈迁《枣林杂俎》、张尔岐《蒿庵闲话》、宋荦《筠廊偶笔》、陆廷灿《南村随笔》、魏裔介《佳言玉屑》、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黄叔琳《砚北杂录》等等。这些笔记,体例不一致,价值有高下,有论有叙,或庄或谐,《四库全书》都把它们纳入子部杂家类;并且,条分缕析,谓:“杂之义广,无所不包……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途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某种笔记,如果按照传统的分类法去寻找,真不知道该在何部何类中去搜检。

大多数笔记篇幅短小精悍,每则记叙,长则数百字,少则几十字,简单明快,很少千字的文章,更无万言书。史梦兰叙述自己写作《止

园笔谈》的情形：

园居无事，惟以卷轴破寂。偶有所触，辄赫蹏记之，以备遗忘。客至则藉为谈柄。谈之快意，则相呼浮一大白。遇有以杂事、异闻、琐语相告，可以资劝惩、广见闻者，亦收拾缀辑，付之毛生，积久成帙，遂亦忘其为我谈，为客谈，为今人之谈，古人之谈，而概目之为笔谈云。（见本书第400页）

大多数笔记都是在这种环境、心态中，兴之所至，随笔书写，情意率真，较少做作，故多清新可读。读笔记，就像是听讲有趣的故事，展现情节，生动曲折，跌宕起伏，描写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可以增加历史和生活的知识，又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许多笔记都是上佳的文学作品，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张潮的《虞初新志》、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等。

笔记中所记保持较多的真实性，因为作者或闲居自娱，或消愁解闷而作笔记，无心沽名传世，亦非刻意著作，故无所避讳，无所顾忌，无所掩饰，能透露某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比起官方史书更加可信。如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天理教抗清起事，史载滑县知县强克捷死难，清廷优礼褒恤，赐谥立祠，但在张昞的笔记《琐事闲录》中却有不同记载：

封丘邑侯全大令福，与强公（指强克捷）戊辰通谱。强公逃至封署，拟为恢复计。比闻滑邑既失，公之眷属已阖门遇难，即欲自尽。全大令再四阻之，且百计防范，所以潜居二十余日，迄无知者。及恤典既下，全不得已，始具宴邀强公痛饮。二更后，延至花厅，将衣裳棺槨妥为料理，握手拜别，强公乃从容捐躯。吁！亦悲矣。（第411—412页）

尽管张昞对强克捷充满了同情，但毕竟写出了事情真相。原来强克捷并未慷慨殉节，而是逃到封丘县，躲藏二十多天。等到朝廷封

恤令下,他无法再在人世露面了,才不得已自尽。当然,笔记中所记内容,因为信笔所写,作者或未能核实,或有传闻失实或记忆有误的地方,甚至还有故意造作赝品的笔记,如记载太平天国的《江南春梦庵随笔》与《燐血丛钞》二书,是并不了解太平天国内部情形者所写的作伪之书,已由罗尔纲和祁龙威两位先生考证阐明,来新夏先生也将此两部伪书剔除,没有放在本书之内。

笔记最重要的功能是补正史之不足,历史上很多大事为正史所不记或少记,笔记作者常能据其闻见,透露更多的信息。如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记载清兵下江南,三屠嘉定城,“直书北兵淫掠屠戮之惨状,无所忌讳”(跋文,见本书第99页),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记载清初科场、哭庙、奏销、通海、庄氏史案几次大狱,惩治严酷,罗织极广;萧爽《永宪录》记雍正朝史事,详于雍正杀弟和年羹尧、隆科多事件。邓之诚先生赞其为信史,说:

4 “使多得类此之作,史之征信为不难矣!而惜其不可得也。”(邓之诚跋文,见本书第249页)陈县《邝斋杂记》、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抄没和珅之家产,可比较其详略异同。叶梦珠的《阅世篇》、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田价、米价、银价以及其他物价之涨落,可以了解清代的经济和市场情况;王韬《瀛壖杂志》、晚香留梦室主《淞南梦影录》记载鸦片战争上海开埠后之经济繁华、风俗奢靡;李斗《扬州画舫录》、顾禄《清嘉录》、陈作霖《凤麓小志》记载扬州、苏州、南京的风土人情、园林胜地;张祥河的《关陇輿中偶记编》叙述北京宣南诗社结社的始末;昭槁的《嘯亭杂录》对朝政国事,耳熟能详,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可当作康雍乾盛世的别史阅读,其中所谈的很重要历史情况是官书和正史难以见到的。

来新夏先生是史学大家,勤奋治学,见闻广博,识断精审。他写作此书,有长期的积累,平日读书,时有所得,笔录整理,已积稿成帙,

不意十年浩劫中,投之祝融,悉遭焚毁,痛心饮恨,情难自己。但来先生壮志不灰,理念常青,深自激励,愈挫愈奋,重理故业,几乎从头做起,使我想起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稿件被窃,重新写作的故事,其执着追求之心志,令人感佩。“文革”以后,来先生的作品更加成熟、更加繁富,《清人笔记随录》即是其中的一种。他研究清人的笔记,大力考证其作者,详尽介绍其内容,精心甄别其版本,还有许多别具新见的评说议论,足以窥见作者的功力与识断。例如,李慈铭诋刘献廷的《广阳杂记》,“糅杂无序。偶一考古,大率浅谬”(见本书第138页)。来先生不以为然,为刘献廷辩护,称此书“识见甚新颖可喜。他的厚今、求实之说是当时不可多得的高论”(见本书第139页)。而李慈铭为人狂傲怪僻,他所写《越缦堂日记》,读书甚广,多有新论,亦为人诟病,鲁迅先生即评其“做作”,而来新夏先生对李慈铭的《萝庵游赏小志》评价颇好,称其“文笔优美,清新细腻,每一小段皆可当游记美文读”(见本书第447页)。可见,他评论作品,能够分别对待、客观地作出评价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一笔抹煞。他对上乘的笔记,评价甚高,如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考核评审”;王庆云《石渠余记》“信而可征”;薛福成《庸庵笔记》“涉笔谨严”;方式济《龙沙纪略》为“舆地不可少之书”;李斗《扬州画舫录》“远胜他书”;姚莹《康輶纪行》为“近代探求新知者”;刘玉书《常谈》“入理坚深……,独具一格……不得以其无所知名而忽其论述”。寥寥几个字多能洞中肯綮,令人信服。

对于一些名人所写的名作,来新夏先生也不是盲目推崇,而是实事求是指出其缺点,如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是清代畅销海内的著名笔记,读者甚众。来先生虽然也推重此书采择广博,雅善诗文,但批评它“格调不高,内容芜杂”(见本书第361页);焦循是清代中叶著名学者,但所写笔记《忆书》也受到了来先生的批评,说其书

帖部分“尚可资考证”，“其他各卷类多怪诞不经之事，或语涉因果报应，似不足以与焦氏著作之林”（见本书第301页）。又如高士奇的《天禄识余》也是一部著名的笔记，来先生评“其书……虽涉面广而未加类次”。

来新夏先生对笔记作者的考证，版本的介绍，钩沉索隐，甚见功力。如《阅世编》的作者叶梦珠，本不知其生卒年，来先生从《阅世篇》的《金伯固先生》一文中获知明崇祯七年（1634年）金伯固设塾于上海城南，叶梦珠前往就读，叶时年十四岁，因考见叶梦珠当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阅世篇》中又记载了康熙三十年以后事，因推知叶梦珠活到17世纪90年代，享年七十多岁。又笔记《溃痈流毒》辑集有关鸦片战争之文献，本不知辑者为谁，书中有鹤间评语，或称鹤间居士，亦不知何许人。来先生在读道光后华亭王氏族谱时发现附有王清瑞《鹤间草堂主人自述苦状》，又从此文中见“余辑《溃痈流毒》一书，详载始末”及题诗内称“《溃痈流毒》谁所为，嗟尔载编空激切”，这才考定此书辑者是王清瑞。又查到王清瑞后改名王清亮，字慕筠，乾隆五十三年生，江苏青浦人，一生以游幕为业。由此可见，来新夏先生读书甚广，且细心用功，故能触类旁通，找到解决疑难的佐证。

来新夏先生对书籍的版本流传也十分看重，许多笔记多寻根溯源，访查各种版本。如查慎行的《人海记》，咸丰年间，张士宽得其稿本“断烂丛杂”，张士宽为之校刊，认真精细。据张士宽说：“此书向未刊行。”但来新夏先生查找到道光《昭代丛书》壬集补编及沈氏世楷堂刊本等数种书籍，均在张士宽之前所刊，可见张氏之说不确。又如褚华的《沪城备考》，纠正《上海县志》之缺失，极为有用。该书在褚华生前并未刊刻，褚歺后，书归杨藻江家所有。至嘉庆时上海藏书家梅益征借得其原本，但已错乱缺失，且删改甚多。梅益征“细寻涂



改之迹，融会参订，悉依原本足成之，得五门六卷。是《沪城备考》之成书，梅氏与有功焉”（见本书第287页）。但梅氏亦未能刻印此书，故叹曰：“噫！录之者尚有人，刻之者谁乎？”至光绪初，始由上海申报馆以活字本问世，但脱讹较多，未为善本。1935年上海通社又取旧家钞本，校其讹误，录其未刻，收入《上海掌故丛书》中，始得窥其书之全貌。由于来先生之求索考证，《沪城备考》之成书和传刻之曲折始末，方为世人所知。

清代笔记为研究清史极重要之资料，前辈谢国桢、张舜徽先生均有著作，创开辟蹊径之功。来新夏先生继谢、张之后尘，裒辑之广，用力之勤，心得之多，蔚为大观。

此书之后附《清人笔记中社会经济史料辑录》，广征博引，收集了许多重要史料，可供阅览引用，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总之，来新夏先生《清人笔记随录》一书不仅是清史研究者所必备，即使业余爱好，工作之暇，消遣翻阅，其中朝章国故、风土人情、奇人文士、隽语逸事，亦可以增长见识，以资谈助。是为序。